



街谈物语

□王忠华

头茬春韭

雨水过后，冷清萧瑟的寒气逐渐被柔和的暖日一寸寸地揉碎、融化，方方块块的土地像在母亲温暖的怀里醒来，酥软着，润湿着。屋后的矮树，翔飞逐起的鸟儿在此起彼伏的声浪中，喧闹而欢快。推窗而望，柔美的枝条轻盈地舞动着，摇曳着米粒似的芽苞。

“春风来不远，只在屋东头。”古往今来，人类对春的渴望都是相似的。脱去捂热的棉服找来农具，修整着被杂草枯枝遮盖的菜园，枯叶下一垄如豆瓣似的叶片惊到了我，就那么一顶绿，还染着些许鹅黄，哦，早春的韭菜，紫红的裙袂，托举着柔嫩的新绿，婷婷直立的叶片如邻家的姑娘初长成。

“正月葱，二月韭”，蛰伏了一冬的韭菜，不畏料峭的春寒，不屑暖棚同类的菜蔬，以极具个性的姿态破土而出，在和风暖日里齐刷刷地赛着伴地疯长，只需一个晚上，便探出一指长；倘若一场纷纷淋淋的早春雨后，更是蓬勃成一汪汪翠绿。

《说文解字》中载：“一种久而者，故谓之韭。”“韭”谐音“久”，意为长长久久、生生不息，其它的生存能力和坚韧品性可见一斑。对着空缺的土地，人们在思付栽植什么菜蔬、撒点啥样的籽粒时，会不由地念叨着“栽上一畦韭菜吧”，它不择土壤，不挑肥瘦，随遇而安，可撒籽可移栽，无论哪种方式，只要水分充足便可繁茂一片，从早春到暮秋“剪而复生，久而不乏”，默默地奉献其所有。

诗经《豳风·七月》里记载“四之日其蚤，献羔祭韭”，把“韭”看作是自然的恩赐和祈福的祥瑞；《红楼梦》诗曰“一畦春韭绿，十里稻花香”，写出了岁月静好的模样；“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”，更是道出诗人杜甫与友人重逢的动情意境。妇孺皆知的韭菜，在千百年的时光里演绎着万千风情。

《本草纲目》曾记载：“韭，生汁主上气，喘息欲绝，解内腑毒。煮汁饮，能止消咳盗汗，韭籽补肝及命门，治小便频数。”记得年少时，要是我们姊妹中哪一个头痛脑热、食欲不振，母亲便会用细磨的韭叶与稀稠相间的面糊搅拌，锅里刷上少许的油，摊出一个个韭菜油饼，油香、麦香、韭香溢满了灶间，也激起味蕾的欲望。一个个软软糯糯的韭香小饼下肚，便有了精气神，便以为母亲的韭香饼是一副良药。

头茬春韭，清新鲜嫩，裹挟着泥土的清香，也勾起满满的家的味道。早些年交通不便，和风晴暖的早春时节，母亲总会把割下的头茬韭菜码放齐整用报纸包好托人带给我们。打开包裹，一棵棵水灵粗壮、翠绿欲滴的韭菜，缭绕着一屋子的韭香挑逗着你的味蕾，包顿韭菜馅的饺子或与肉沫拌匀再来顿馄饨，怎一个“鲜”字了得！

最恋亦是母亲包的韭菜盒子（胶东区域有称“韭菜盒子”，有称“哈饼”）。从父亲去世后，老屋门墩旁便被行动不便的母亲移栽上了韭菜，倚着墙根，向着暖阳，韭菜长了一茬又一茬，用母亲的话说，“汤水青头，一把佐料”，用起来方便。

待到周末，母亲早早地把鲜嫩的韭菜择洗干净，沥干水分，切细后打上几个鸡蛋，包成韭菜盒子让我们吃。在噼啪的火声中，那两面金黄的“韭菜盒子”泛着油香与韭香，我们不待它端上餐桌，或坐在门槛，或蹲在院中，唏噓地吃了起来。一餐“韭菜”盛宴把我们撑得肚滚腰圆，不时地打着饱嗝。剩余的母亲便让我们带回，每次还要嘱咐着：“吃时不能‘焻’也不能‘蒸’，锅中加少许油两面烙一下，还会保持着原有的味道……”

晚年的母亲大半的时间都躺在床上，说起“头茬春韭”她一脸的茫然：“老喽，不中用了。”望着她颤抖无力的手，难以言说的悲凉袭上心头，我懂母亲的痛与苦。

每年我照例去早市买些头茬春韭，无论蒸着煮着还是烙着，终也没能寻到柴草烟火里母亲烙的“韭菜盒子”的味道，春韭的滋味也只存留在记忆里了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
又是一年春来早，老屋门墩旁的头茬春韭，是否迎着暖日萌出芽瓣了呢？

投稿邮箱:ytrbzk@126.com



心香一瓣

□明媚

春天在哪儿

高楼之上是高空，高空下浮着轻云。风轻轻吹来，阳光轻抚脸庞，云朵轻轻飘移。树上挂着的最后一片枯叶轻轻晃了晃，树枝没动。

“春天来了。”婆婆的声音飘进耳朵，我昏昏欲睡，上眼皮自顾自地拖着睫毛奔赴下眼皮。

“哪儿？我看看！”这是小儿子的声音。春好像不困他，他忙着玩起人打怪兽，口中啧啧有声。不用睁眼，我看过无数次他的样子。俯身，抬手，昂头，手臂就是刀剑，双手空握成爪，双臂用力缓慢向外拉伸，胸口随之外顶，双射线就发射出去。他立刻转身变成怪兽，捂着胸口慢慢倒下。

“奶奶，春天在哪儿？”他又问。

“春天在哪儿？春天能在哪儿？”奶奶一时语塞。我轻笑一声，缓缓睁开眼睛，春困走了。

“碧玉妆成——”我的语调没拖多长，小儿子就接了口：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奶声奶气的，不那么准的发音给这首诗添了一种软糯的萌。

“春眠——”

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！”“处处”听起来像“醋醋”，爱撒娇的女孩子是跟儿子学的发音吧。

“爆竹声中——一岁除——”

“噼——噼——”儿子半天没接上来。

“春风送暖入屠苏。”姐姐说出下半句，儿子捶胸叹气地看一眼姐姐，又看一眼我。

“风雨——送春归——”

儿子抬起手臂挡着姐姐，急促地“嗯嗯”着。“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！”姐姐的声音也很急促，像爆豆子。

小弟双手顶着姐姐的肚子：“你别说话！妈妈——”我笑一笑，“红豆——”

“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！”弟弟一边用更大的力气顶着姐姐，一边用火爆的豆子刮起旋风。

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”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。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”“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”“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”“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”……儿子一手顶着我，一手顶着姐姐，尽情爆起豆子。我和姐姐笑得前仰后合，奶奶也眯着眼睛。

想起小时候跟小伙伴们漫山遍野寻找春姑娘。春姑娘没找到，手里握回一把花草草。我左手拉着姐姐，右手牵着弟弟，决定再去寻找春姑娘。

鱼鸟河的水桥旁，薄薄的水面上，河水安静得没有一丝波澜。桥下岸边背阴里，一堆枯叶顶着一团白雪，将化未化。水中枯萎的荷叶茎秆是黑色的，像极了冰封的水墨画。河底的培育盆里，新生的荷正在生发，叶尖泛着微微的红。

远处宽阔的水面上，微澜不兴，波光粼粼。三只黑天鹅，八九只水鸭，或将头扎进水里，或用嘴巴啄洗羽毛，或贴着水面滑翔，还有的嘎嘎喊叫应答。

我们沿着水桥移动脚步，那只看似旁若无人、自顾扬翅的天鹅拍着翅膀追来，停在脚下仰头嘎嘎两声，又扬起翅膀转起圈圈，我抬起相机。照片中，平滑如镜清



心灵微品

□岳立新

做个好水手

得有几个错别字溜上了版面。

贝尔纳擦掉一滴水，德田秋声问清一个字，补毛衣的大嫂不留下一个线头，报纸版的编辑不放过一个错字，这些都真切地使我感受到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一些素养良佳的人，他们是“好”的追求者，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总是力求完美，这种追求完美、追求好的品质，是人类弥足珍贵的品质。

蒲宁在知道“我的有生之日已所剩无几”的时候想到贝尔纳，记录了他的最后一句话：“我认为，我曾经是个好水手。”蒲宁是对人类文学事业有着杰出贡献的俄罗斯作家，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，他在晚年能够问心无愧地评价自己“曾经是个好水手”，能够像随时要擦净铜器上的一滴水的贝尔纳那样忠实于自己的职业，他对此自感欣慰。

谁也不敢奢望这世界人人都能像船长贝尔纳那样“做个好水手”，但谁都不应该放弃“做个好水手”的追求，而且贝尔纳的习惯更是映照每一个人人人生行为的一面镜子。站在这面镜子前照一照，或许就会发现自己有不如他人之处，至少一些浅陋浮躁的人，怕就不敢把“爱岗敬业”之类的词轻易地挂在嘴边自诩了。

你是个好水手吗？我想一个健康的人也不妨随时来一个扪心自问，倒不必非要等到像蒲宁那样“有生之日所剩无几”的时候。

激透亮的水面被搅皱，黑天鹅周边涌荡的水波折射着阳光，犹如洒落一圈七彩碧玺。

南山脚下，虎岩潭边，柳干探身亲吻水面，柳条依旧横斜，鼓苞的身段却已变得柔软，随风飘扬起来，撩拨着水中石桥的倒影。一群橘色的鱼儿，摆着尾巴游过来，不知是不是把鼓苞的柳条当成珠串，嘴巴张张合合没能衔到，又摇着尾巴调头而去。

栖霞阁下，游廊旁，一株蜡梅，扎煞着枝干，举着一串串蜡黄色的小灯笼。浓郁的香气，从坛状缩口处洋溢，乘着风的翅膀，翻过墙头，钻进老奶奶的鼻腔，落在小姑娘的发梢。非梅类又如何？“凌寒独自开”，就是梅花的风骨。

一只长尾喜鹊，从阁顶树冠敛翅降落立于山石，黑漆漆的眼睛转了两转，鸣叫两声，似乎在肯定我的想法。儿子兴奋一指，喜鹊展翅飞走。视线追随它往蓝天而去，看到一群鸽子自蓝天而来，在阳光下盘旋，为之目眩。

让你心底最柔软的，是那只小骆驼。它静静地趴在地上，长长的脖子扬着脑袋，悠悠地凝望前方，嘴里慢慢咀嚼，青中带黄的一角白菜叶随之晃动。新生的绒毛蓬松柔软，不是成年骆驼那种黄褐色，而是软咖啡的颜色。我们静静地站在围栏外，很怕弄出声响吓着它。小儿子双手抓着栏杆，轻喊“小骆驼——”它似乎听懂了，慢慢转过头来，双眼大而黑，明亮而亮。他俩四目相对，眼神干净清澈，像一潭春水。

北方的春头上，春脖子有点长，一时半会儿看不见她的花容月貌。在南方，阳春三月已经是“黄四娘家花满蹊，千朵万朵压枝低”，风和日丽，姹紫嫣红，鹅黄嫩绿，春光迷人眼，而港城的春天则迟迟不动声色。她就像大家闺秀，深居简出，不会轻易抛头露面，一露面便惊艳世人。

在某个春风凌厉的清晨，我裹紧衣服匆匆去上班，下楼行至小区的转角，忽觉眼角一亮。循着感官望去，呀！好一树羞花闭月、倾国倾城白玉兰，如无数只灯笼，发出柔和的奶白色的光，缀满枝丫。这是天工开物的神来之笔吗？昨日，她还像铁树般沉默不语，黑灰的枝丫上缀着不起眼的黑灰色的花苞，今日竟奇迹般华美初绽，在寒风中如将出壳的雏鸟儿，跃跃欲试着欢喜地打量着这个世界。

我枯寂的心随之怦然大作，好久没看见如此摄人心魄的花蕾了。遂驻足欣赏良久，猛一回过神来，呀！得赶路了，上班要迟到了呢。三步并作两步行地赶往公交站，心里还是念念不忘那美丽的花蕾，之后这一天的心情也像花蕾般美美的。

晚上下班回来已经很晚了，马路上的路灯全亮了。那一树树玉兰花儿，汲取一天的温暖阳光，竟半闭半开了，在夜幕的映衬下格外皎洁。它们绕着小区四周，如无数只小小灯笼。高楼大厦的万家灯火辉映一树树皎白的花朵，连成一片，好像天上的银河。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郭沫若先生的《天上的街市》：远远的街灯明了，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。天上的明星现了，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。我想那缥缈的空中，定然有美丽的街市。这么美丽的夜色能不让入产生遐想吗？又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！一身的劳累悄然滑落。

当我抬头目光与对面高楼上某一格亮光相遇时，我的脑海里立即闪现出一个熟悉的笑脸。那不是孩子初中数学老师的家吗？此时此刻，马老师一定又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教材或批改作业。就在前天，孩子在大学获得了奖项，我记录在朋友圈里，马老师为孩子点赞了。我立马回复说，孩子是您初中时带起来的呢，我们铭记您的师恩呐。老师回复了一个大笑脸。马老师一直关注着孩子的动态，她时常说我家孩子是她得意门生。

马老师是班主任，一直带毕业班，出了名的严厉且教学态度认真。孩子们闻其名而色变，但学习成绩显著，她也深受我们家长的尊敬。我的孩子很荣幸能遇见这样的严师，成绩直线上升，一直到高中都名列前茅，如愿考上理想的大学。这份恩情怎能忘？

此时此刻我在想，马老师就像春天的白玉兰。白玉兰美得自然素雅，低调芬馨。它们不要大红大紫，不求温室保护，只汲取大自然的阳光雨露，自然开花。越是寒风凛冽，越是迎难而上，让萧条枯寂的早春有了起色，从此鲜活，引领百花唱响春天，把美丽带给人间，令人心悦诚服。马老师亦是如此。她起早贪黑地引领学生迎战中考，如今已桃李满天下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正因为有这样一类人，社会才不断发展进步，人类的精神文明也在不断提升。感恩无私奉献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心怀家国，情系教育事业。

不知不觉间已到了楼下，那一树树白玉兰依旧如小小灯笼散发着柔和的白光，与万家灯火交融，既高冷又温馨。



光阴故事

□阳春花

白玉兰的春天